



李白及其诗歌的崇道倾向

安 敏

摘 要:李白有强烈的崇道倾向,他把道教的思想与风神熔铸在诗歌中。唐代是道教上清派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为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提供了第一条佐证。上清派思想在唐代发展的重要特点是重玄学,而李白的诗歌中有不少谈玄的成分,这为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提供了第二条佐证。上清派道经《真诰》中有鼓励世人求仙得道、炼丹采药、修炼养生的说明,李白的诗歌中也蕴含了相应的道教内涵。

关键词:李白;崇道困惑;上清派;《真诰》

一、引 言

李白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称得上是一个精诚的道士。他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厚的道教内涵,显现出真放超迈的道教风神。可以说,诗与道是李白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及其创作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长之先生就著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全面论述相关问题,其后罗宗强先生撰写了《李白与道教》、《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李刚先生撰写了《李白与道士之交往》等有影响的论文。香港道教学院朱冠华的《李白诗道教思想二题》、日本学者土屋昌明的《李白之创作与道士及上清经》、《唐代诗人与道教的关系——李白与玉真公主》等论文亦对此给予了诸多关注。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逐步走向全面化、深入化,不仅有对李白道教思想产生原因的探索,如刘术云的《李白道教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初探》;也有对李白道教活动的研究,如王友胜的《李白道教活动述评》;还有对李白诗歌中道教内涵的阐发,如杨晓藹的《李白游仙诗的道教旨趣》。研究方法亦更加多样化,有文献考辨方面的,如朱玉麒的《道藏所见李白资料汇辑考辨》;也有文学地理学方面的,如刘长春的《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还有文学批评学方面的,如李小荣、王镇宝的《取象与存思:李白诗歌与上清派关系略探》等。

对李白所属道派的研究是对李白与道教问题细化与深化的具体表现。对此问题,罗宗强先生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一文中从李白的修道行为如服食菖蒲等方面进行了推论;袁清湘先生的《道士李白所属道派研究》从李白与道士的交往、李白诗歌中引用的道教术语、神仙故事等方面展开探讨;李小荣、王振宝先生则从诗歌取象与道教存思术的关联上进行分析,均认为李白属道教上清派。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不揣鄙陋,再度选取这个问题来考察,力图在阐发李白的崇道困惑的基础上,从上清派的发展过程及思想特点进一步为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提供佐证;以上清派代表陶弘景所著《真诰》为参照,分析李白诗歌中的道教内涵。希望通过个案参照的方法对李白诗歌的道教内涵进行进一步探寻。

二、李白的崇道困惑

关于李白的道士身份,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箬毕归北海》一诗为证。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正是李白接受高如贵天师所传道箬之后,是李白为答谢去北海游仙的高如贵天师所作。这说明李白已经正式加入道教组织,“身在方士格”^①(《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了。这件大事虽然发生在他中年时期,但他与道教的机缘并不是起于此时。事实上,他学道既有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的特殊地理的熏陶;既有“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天台晓望》)的个人爱好,又有“学道三十春,自言羲皇人”(《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的不懈追求。李白对于学道是相当自负的,他总是以仙人自居,我们可以从他的《怀仙歌》中窥见一斑:“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噐噐直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不仅他个人有如此爱好,就连他的家人也深受道教影响。他写道:“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李白的“道士”风度广为人们所认同,与他同时代的道教思想家司马承祯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诗人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宋人李东阳也有《李太白》诗:“醉别蓬莱定几年,被人呼是谪神仙。人间未有飞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表达了对李白的赞赏。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与道教之间确有着密切关系,李白有很强烈的道教信仰。

与此同时,这种道教信仰又并非李白的人生目标。罗宗强先生在《李白与道教》一文中谈到“他(李白)之信仰神仙道教,是典型的盛唐式的,是为了追求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建立不世功业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任侠使气、纵酒挟妓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炼丹服食、希求神仙,更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②。崇道是李白的人生追求,直接促成了李白诗歌“寓真于放”风格的形成,但崇道在李白的人生建构中并不是基石。同样,在大唐盛世开放、强大的时代洪流中孕育壮大的还有任侠使气、纵酒挟妓、建立不朽功业等。在这些因素中,真正的核心因素是建立不朽的功业。李白诗歌中的言酒、言仙、言女、言侠都是外在的表现,事实上它们不仅仅是时代风气的集中表现,更是以狂放不羁的情态实现因时而起的人生目标。

我们知道李白与很多道士不同的是以超拔之才把道教的思想与风神熔铸在自己的诗歌中,又打上了“自我”的深刻烙印,独具特色。其实,在盛唐时期的很多文人都有崇道的表现:一方面,由于盛世思想的通脱,求仙任侠、歌舞助兴、对酒当歌、泛舟而下成为了时代风气,也成为文人的生活方式。唐代很多的文人都炼丹服药,都追求神仙长生之术。诗人李颀曾写了《寄焦炼师》一诗:“得道凡百岁,烧丹惟一身。悠悠孤峰顶,日见三花春。仙鹤翠微里,黄精幽涧滨。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梦,朝云如可亲。何由睹颜色,挥手谢风尘”,就表现了对神仙世界的羡慕。连以诗歌反映现实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有热衷于炼丹的时候。在他晚年曾写过一首题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诗歌,中间这样写道“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表达了他对在道教方面无所成就的遗憾。可见,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只不过,李白是他们当中崇道表现十分突出的一个而已。另一方面,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虽然是时人的精神风貌。但不管他们如何强调个性、强调自由,最终的落脚点仍是对功名事业的强烈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李白也不例外,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点明了“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指用乐府形体耳”^③的事实。李白正是在继承乐府传统的基础上,以侠、女、仙、酒的物质外壳来寄托豪迈不羁的情志,表现深广的时代内容。在这种形式中注入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但表现得超拔而含蓄,幻真而写实。

且看《古风·西岳莲花山》的前半部分“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这里为我们勾画了神仙世

①文中所引李白诗文均出自《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

②文史知识编辑部:《道教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2年,第260页。

③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页。

界的超脱与自由,显得飘忽轻逸。而诗中后半部分的描写则表现了即使在这一片飘忽轻逸之中,也仍然避免不了沉重的悲愤——“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人在虚幻的背景下,仍然表现了对战乱的关注、对敌人凶残与人民痛苦的认识。可见,很多时候,言仙并非纯粹的言仙,而是借仙景、仙人、仙事来发心声、作心语。

李白从骨子里看来更是一个积极入世者,虽然他对神仙世界、对炼丹服药十分投入,但有时也表现出动摇,比方说他诗中也有“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之三),“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酌》之二)这样的句子。他真正的人生目标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圜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的道教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他对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慰藉。明白了李白的道教信仰,下面我们进一步探析李白所属的具体道派。

三、李白所属的道派

李白的道士形象没有太多争论,但是道教从东汉中叶产生开始就有五斗米教与太平教两大派别,其后更经历了分化发展,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不同的道教派别:如在南朝有以上清、灵宝、三皇为代表的派别;在南宋单就南方而言,除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灵宝三派之外,还有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净明派等等。^①那么,李白所属的究竟是哪一道派呢?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对盛唐的崇道风潮和李白其人其诗有更为深入地了解。罗宗强先生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一文中从内丹、外丹的修炼方面说明李白受上清派影响之深。袁清湘先生在《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一文中从李白一生所结识和交往的道士,李白诗歌中的神仙故事、道教典故和术语的引用这些方面进行了论证,明确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笔者也同意诸位先生的论断。除开大家已经论及的方面外,再提供两点佐证:

一是从上清派的发展史来看,唐代是上清派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②。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于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不持门户之见,采取开放态度;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香火不断,使茅山宗的发展有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茅山宗在陈、隋、唐三个朝代的迭换中不仅均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了各朝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③一方面,上清派有兼容并蓄的特点,能够融三教之长,南朝的庐山道士陆修静就曾依据封建的宗法思想与制度,并吸收佛教修持仪式,制立了道教的斋戒仪范;陶弘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上清派兼收并蓄的思想与李白的脾性是相切合的。事实上,道教并非李白生活的全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希望建立不世之功的进取之心,也能读出几分“空灵”的意味。单从佛教对他的影响来谈,李白所生活的唐朝,正是佛教完成了本土化的流程,进入了发展期。李白的思想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李白自号“青莲居士”,青莲一词出于《佛说维摩吉经》中的“火中生莲花”一语。清代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也推测说青莲花本性清净香洁,纤尘不染,李白因而据此为号。除此之外,李白还有一些佛教的朝拜活动,对“禅”的悟性很强。他游览以及寄居过的佛寺在他诗歌中有记述的达二十多座。比方说庐山的东林寺。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是中国大乘佛法的发祥地之一。李白在此一住数月,写了著名的诗作《庐山东林寺夜怀》,表达了其修学佛法的心愿。他还与一些佛教徒之间交往频频,有诗文可考的就有晏和仲淑公、僧崖公、僧行融、通禅师等高僧。可见,李白虽然崇道,但并非拘泥于道,他思想中的多元化与上清派的兼收并蓄是一致的。基于此,把李白所属道派定位为上清派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茅山宗在唐代的几位代表人物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李含光等,他们在唐代都极受礼遇,且政治影响力颇强。武则天曾追赠王远知为金紫光禄大夫,唐玄宗也曾拜李含光为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白所受道派的影响当然应推上清派。何况,他与司马承祯相互激赏,又承蒙吴筠引荐入朝(详可参见《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一

① 参看文史知识编辑部:《道教与传统文化》,第57~65页。

②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3346页。

③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文),有了人生中重要的长安三年。李白还有《送殷淑三首》、《三山望金陵寄殷淑》的诗歌,表明了他与殷淑之间的密切交往,他还曾受韦渠牟古乐府之学,而这两个人又都是李含光的“门人”^①可见,李白与唐代这些上清派代表人物之间关系是十分友好密切的,甚至对这些人物十分倚重。这也是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的有力证据。

二是从上清派思想在唐代的发展特点来看:张崇富的博士论文《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一书中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谈到了鼎盛时期上清派的修道思想。其中说到“纵观重玄学的发展历程,魏晋是重玄学的奠基期,唐代是重玄学的鼎盛期,也是道教教理教义和道教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②。唐代的道教思想家司马承祯有《坐忘论》、《天隐子》,吴筠有《玄纲论》,李含光有《三玄异同论》等,这些都传达了他们的重玄思想。吴筠在上唐玄宗的《进玄纲论表》中直接表明了作《玄纲论》的原因就是要探索玄学之奥妙,总括玄学之纲要。在李白的诗歌中同样也体现了“重玄”的思想,笔者粗略检索了《四库全书》电子版中的《李太白文集》中的诗歌部分,“玄”字出现了20次,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大部分都与玄学有关。其中有专门记录李白的谈玄活动的,如诗题中就有反映的《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再如《赠李十二》中称“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有直接触及老庄义理的,如《北山独酌寄韦六》中提到的“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有称道道家人物的,如《将游卫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中称道的“卓绝道门秀,谈玄乃支公”;有表现崇道风气的,如《题金陵王处士水亭》中的“王子耽玄言,贤豪多在门”;也有表现谈玄风度的,如《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黄金狮子承高座,白玉尘尾谈重玄”,《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的“纵酒复谈玄”……可见,李白对玄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视的。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李白属上清派的又一证明。

弄清李白所属的道派问题使我们对道教在唐代社会的发展情况有了基本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李白诗歌中体现的道教内涵就能更加有的放矢了。

四、李白诗歌体现的道教内涵

上清派发扬道教重生贵术的特色,认为通过修道可以成仙进入境界很高的“上清天”。上清派也讲究修炼方法,以存思、服气、咽津、诵经、修功德等相为作用。与之相应的重要的思想活动包括神仙之术、炼丹吃药、修炼养生等等。而这些,在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李白所属道派为上清派,举例说明了李白诗歌中“重玄”的特色与玄学发展中上清派的地位。基于我们对李白所属道派的考察,将《真诰》作为参照对象来研究李白的诗歌内涵是合理的。因为《真诰》的作者陶弘景就是上清派的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分别从神仙之术、炼丹吃药、修炼养生几个方面来揭示李白诗歌的道教内涵:

《真诰》中鼓励世人求仙得道,在《稽神枢》中用详尽的笔墨为世人推荐了修炼成仙的场所。这些地方清幽超逸,如:“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关,土坚实而宜禾谷,掘其间作井,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涧,洞泉远洁耳。水色白,都不学道,居其土,饮其水,亦令人寿考也,是金津润液之所溉耶!”^③这些地方矿产丰富、水色宜居,如“大茅山中,茅山相连。长阿中有连石。古时名为积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处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屋室静舍,乃佳。”这些地方有神仙授道,如“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东卿司命君是其日要总真王君、太虚真人、东海青童合会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预斋戒,待此日登山请乞。笃志心诚者,三君自即见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李白以“诗仙”著称,他的诗中有美好的神仙世界,有精彩的神仙故事。还专门写了不少游仙诗,如《古风》组诗等。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游仙诗的重要代表。在诗中他塑造了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大小神仙全在诗人的掌控之下,任意驱遣。那“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盛大场面,叫人心驰神往……关于李白游仙诗中的道教内涵前人谈得很多,此处不再赘言。

① 参见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载《全唐文》,中华书局1982年,第3445页。

② 张崇富:《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第36页。

③ 陶弘景:《真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中所引《真诰》原文均出自此本。

上清派也推崇炼丹采药。在《真诰》的二十卷中，一共出现了121次“丹”，38次“药”（四库全书电子版检索），单以药为例，其中出现了很多次的“仙药”、“神药”，除开这些以外，还出现很多次草木之药。在这些记载中，既对服药的剂量有严格的规定，如《甄命授》记载的“药四丸日服一”；也对服药的禁忌有详细的说明，如《协昌期》中记载的“黄仙君口诀：服食药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头至忌，都绝为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令药力不行，又计食一斤损弄百日，子其慎之。”《协昌期》中还介绍了一些具体的养生药方，如“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捣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捣二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灾、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壮健，久服能飞越峰谷，耳聪目明矣。”李白诗歌中也有不少炼丹采药的内容，如《古风·凤飞九千仞》“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避地司空原言怀》“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天台晓望》“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留别广陵诸公》“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中还记载了他炼大还丹的情形。他对炼丹始终抱有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很怕影响了炼丹而达不到好的效果“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古风·凤飞九千仞》）、“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在李白看来，服药是成仙的一个重要方式，在《题雍丘崔明府丹颢》中，他说到“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而且在李白所说的“药”中也有草木之药，比方说《嵩山采菖蒲者》一诗中写到的“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

接着谈谈修炼养生。《真诰》一书本身就是得道成仙的修身之法。在《真诰》中重养生，记载了不少养身之法，如《协昌期》中写的青牛道士的口诀：“暮卧，存日在额上，月在脐上，辟千鬼万邪，致玉女来降，万祸伏走秘验”，“东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诸东华台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还有修炼者应该“泥丸中有黑气存，心中有白气存，脐中有黄气，三气俱生，如云气覆身，因变成火，火又绕身，身通洞彻，内外如一”，这样修炼可以长生不死。李白的作品中也十分重“元气”，在《李太白文集》中“元气”共出现了10次。在《日出入行》中他说“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他说“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在《狱中上崔相涣》中他说：“贤相变元气，再欣海县康”，在《丹阳湖》中他说：“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他也艳羡神仙之气，在《赠瑕丘王少府》中他说“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无论是追求得道成仙的境界，还是炼丹吃药，亦或是通过各种方法修炼养生，李白诗歌中表现了丰富的道教内涵。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真诰》中所记的存思法与李白诗歌构思等方面的关联，因为李小荣等先生的论文中已经有比较详尽地论述，此处亦不赘述。

综上所述，李白的道教追求来源于盛唐时代风气的促发，崇道困惑同样离不开盛唐时代的作用。作为上清派的道士，诗人在诗歌中充分展现了道教的风神与内涵。这些诗歌也真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铸就了李白这一诗人兼道士的独特形象！

● 作者简介：安 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9。

● 责任编辑：何坤翁